



童年時代

孟小冬生長在這樣一個梨園世家，從小耳濡目染，近水樓台，整天被包圍在「戲」中。她四歲時，父親和幾位伯父都搭麒麟童班，在顧竹軒開設的新新舞台演出。父親早晨出去喊嗓練功，就牽著她的小手一起出門，好在練功地點離家不過半里路，五分鐘就能走到。具體位置在今天大境路人民路口，這是當時唯一保存下來的一段較完好的舊上海老城廂古城牆，此城建於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西元一五五三年），其規模沿現在中華路、人民路環城，周長九華里，牆高兩丈四（約八公尺）。上海在元代至元二十八年（西元一二九一年）批准建縣，經過漫長的二百六十一年才建造城牆。築城的原因是，在明嘉靖三十二年，中國沿海倭患嚴重，僅當年上半年倭寇就三次襲擾上海縣城。因此三個月內即將城牆突擊建成。從此，將城牆內外地區統稱為「城廂」。

這段遺留下來的古城牆，長約五十公尺，高約五公尺，厚三公尺。台階拾級而上，為一長方形平台，約半個籃球場大小的面積，邊上還有座不大的大境廟，廟門前有塊空地，居住在附近的一些伶人，每天一大早就聚集於此練功，有打拳壓腿，有舞槍弄棒，也有「阿、衣」喊個不停。還有乾唱的：「孤王，酒醉……」「父哇子們……」顯得熱鬧非凡。不過，最使孟小冬看得出奇的，是兩個比她稍大的小男孩，雙手撐地頭朝下，雙腳甩在城牆垛上，紋絲不動。父親告訴她，他們是在「拿大頂」（又稱牆頂）！那時她雖聽不懂什麼叫「拿大頂」，只覺好玩，怎麼用兩隻手也能走路呢！自那以後，孟小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顧不上媽媽替她梳小辮子，就急得要往外跑。從此，孟小冬從「拿大頂」開始學起，走上了一條既曲折漫長、佈滿荊棘，又酸酸苦辣、坎坷艱辛的戲曲人生之路。

原來，孟小冬所住的同慶街，周圍藝人密集，名伶眾多。最著名的是另一梨園世家夏氏家族，有夏月珊、夏月潤、夏月恆、夏月華諸弟兄，還有大名鼎鼎來自江蘇甘泉（今揚州市）的潘月樵。

童年時的孟小冬，常聽父母向她講述夏氏弟兄和潘月樵的故事。夏月珊（西元一八六八至一九二四年），是丹桂茶園的頂樑柱。後新舞台開業，任後台經理。孟小冬四歲那年（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上海伶界聯合會（俗稱上海梨園公會），夏月珊被選為首任會長。會址在同慶街東南側的榛嶺街（方濱中路口）上。凡參加該會的，按期繳納會費，並發會員證章，可懸掛胸前，另發會員證，填有姓名、籍貫、年齡等，以資證明。這是舊上海伶人自己的一個行業組織，在伶人心目中，極有威信。相傳當年譚鑫培、余叔岩來滬唱戲，均曾在這裡住過。伶聯會的成立，曾得到國民革命政府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批准，並題贈「現身說法」匾額，以鼓勵伶人「改良舊曲，排演新戲，宣揚革命真諦，闡發共和原理」。不久，因辛亥革命的失敗，伶聯會遭解散。一九二〇年重建，改選夏月潤任會長。

上海伶界聯合會重建不久，為了改善和保障京劇藝人的生活，在開明裡造民居「梨園坊」，在真如建「梨園公墓」，並舉辦了一台八班大會串的義務籌款演出，集滬地全部名角於一台。籌款的宗旨為：

1. 設義務小學，以期普及教育。
2. 立伶界養老院，以濟恤孤貧。
3. 建設義塚，以慰幽靈。
4. 組織藝術研究會，以謀戲劇進步。
5. 請名人演講，以增進同人智識。

以上五項兼籌並講，設施完備，至少須在十萬元以上。由於籌款數額巨大，當時在滬的所有名角如白牡丹、小翠花、時慧寶、王又宸、李春來、三麻子、林樹森、小三麻子、呂月樵、蓋叫天、麒麟童、賈璧雲、孟鴻茂、韓金奎等等，均踴躍參加義演。會長夏月潤和德高望重的老伶工趙如泉領頭跑龍套，尤為感人。

夏月潤（西元一八七八至一九三一年），武生兼紅生。譚鑫培女婿。因他擅演關公戲，竟惹來一場大禍。

孟小冬五歲那年（一九一三年），離她家不遠的久畝地（今大境路露香園路），一幢新式劇場「新舞台」竣工開業，它是由夏氏兄弟考察歐洲和日本的劇場以後主持精心設計的，耗資數萬銀元。它五年前原建在南市十六鋪，因租期已到，改遷至久畝地新址。「新舞台」是我國第一家新式舞台，它的建成，在我國京劇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舞台平面為半月形，一改舊式傳統茶園兩柱四方台形式。舞台很大，可騎馬開車，還可旋轉。觀眾席前低後高，連樓廳座位共容三、四千人，為當時全國戲園之最。孟小冬童年常由父親或叔伯帶領至新舞台看戲，白天也常到此玩耍，觀看戲園門口牆壁上張貼的五顏六色的大花臉廣告。

新舞台開業不到三個月，夏月潤請擅演紅生的前輩王鴻壽（三麻子）編演一齣關羽走麥城故事的戲，而王以此劇有辱關羽，竟不同意。夏月潤就自己試排全本《關公走麥城》。一九一四年四月七日初演之夜，引起轟動，受到伶界的熱烈歡迎。由於是試演，不對外賣票，遍邀滬上伶界藝員觀賞。是晚孟小冬父親孟五爺亦在被邀之列，因靠家近，五爺還攜夫人及孟小冬一齊往觀。

誰知翌日（四月八日）凌晨六時許，天將破曉，劇場西首魁陽樓酒館發生煤爐引火，因店夥計魯莽，加油太多，火焰上冒，燃及樓板，火勢銳不可當，頃刻蔓延，迅即殃及劇場，整個三層樓洋式劇院，竟付一炬。因尚未投保，損失慘重，並當場燒傷、跌傷多人。經理夏月珊及月潤等聞警，於七時趕到，已無可施救，乃號啕大哭，竟投身火穴，欲與該舞台同歸於盡。幸旁人力救出險，未被燒傷，夏氏兄弟仍痛哭不止。

此火還燒毀左右多家店房，計有晉裕錢莊、文魁齋糖果店、復隆雞蛋餅店、協昶祥煙紙店、姚文周課命館、華興樓茶館、大豐祥洋貨店以及米店、煤球店、豆腐店、雞鴨店……等等，所有左右三層樓十上下，焚燒殆盡，新舞台之東空隙地上，有某木行堆存木料，亦燒成焦炭。一般迷信的人，此後流言紛紛，謂關公被擒遇害故事，向來忌諱不演，今觸怒關聖，終遭此禍。但夏氏弟兄及新舞台藝員，破除迷信，不為所動。兩月後租用二馬路（今九江路）醒舞台再演《走麥城》，仍由夏月潤飾演關公，戲院安然無恙。於是所謂關公顯聖忌演走麥城的說法，不攻自破，後各戲園也紛紛搬演此劇。

潘月樵（西元一八六九至一九二八年），藝名小連生，也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九歲登台，演老生，十六歲入上海天仙茶園，蜚聲滬上，每年包銀高達一千兩以上，一度與汪桂芬齊名。後因好善事，用唱戲所得之錢，在滬自費創辦榛苓學堂，在蘇州辦菁莪學校，皆免費招收貧家子弟讀書學戲。

辛亥革命爆發，他和夏氏兄弟等，建立了伶界義勇軍和伶界救火會（成員大多是「新舞台」武行演員。無獨有偶，蔣經國先生「主政台灣」時，曾在群樂劇院、虔州第一台看戲，當他看到這兩家戲院的武生演員在戲中的跌、打、翻、飛，個個生龍活虎，就想，如果讓這些武生們參加義務消防隊，不是一舉兩得嗎？於是在他的建議下，兩劇院聯合成立了一支演員救火隊）。潘月樵並親自帶領伶界商團和伶界救火會的成員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戰役，立下戰功。上海光復後，受到孫中山嘉獎，授他以少將軍銜，並題「急功好義」匾額相贈。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春，又委任潘為滬軍調查部長。但潘月樵淡泊名利，以「只會唱戲，別無所長」不受官職，繼續其舞台生涯。

辛亥革命以後，潘月樵又積極投身反對袁世凱的鬥爭，失敗後

受到反動政府的通緝，化裝成僧人才得逃脫，但家財全被抄沒。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潘病逝常州。

孟小冬父親還向她講述過潘月樵與夏氏兄弟帶領伶界商團攻打製造局的戰鬥，對這次戰鬥，梅蘭芳先生在〈戲劇界參加辛亥革命的幾件事〉一文中有如下記載：

午夜，商團開始圍攻製造局。製造局用機關鎗掃射，火力甚猛，無法攻入。……夏氏弟兄就想用火攻，馬上派表弟薛壽齡（老藝人薛瑤卿的兒子。瑤卿是月珊的妻舅）騎馬到附近煙紙店買來兩箱火煙，由夏月潤親自動手倒在刨花堆上，頃刻間燃起熊熊烈焰。……局裡的總辦、會辦等，在火光燭天，殺聲四起時，以為外面的火力很猛，被這種聲勢嚇慌了，就倉皇登舟逃往浦東，衛隊亦紛紛散去，商團一湧而入。

夏月潤的孫女夏龍瑛在《回憶祖父夏月潤》的手稿中說：「在推翻滿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中，我爺爺（指夏月潤）他們帶頭剪了辮子，並帶領新舞台的武戲人員投入到了攻打江南製造局的戰鬥。最後還是我爺爺踩在三爺爺（指夏月珊）的肩膀上翻牆進去打開了大門。孫中山先生有好幾次在新舞台的後台經理房召開秘密會議，我爺爺他們還負責警衛工作，保護孫中山先生的安全。」

在演劇方面，潘月樵有很深的梆子戲功底，文武兼長，身上乾淨大方。對甩髮、髯口、紗帽翅等技巧都甚拿手。特別是髯口功夫最好，非常漂亮。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譚鑫培第四次到上海，在新舞台公演，這次是應女婿夏月潤之邀，隻身來滬幫忙，配角全由新舞台演員擔任。如《失空斬》，由夏月潤飾趙雲，潘月樵飾王平；《搜孤救孤》中潘月樵配演公孫杵臼。不料，潘月樵公孫的彩聲竟壓倒了老譚，形成喧賓奪主之勢。

因為潘最擅長演白髯老生戲，他所戴白髯又厚又寬，長過肚臍，吹拉托甩，彈勒抓整，乾淨俐落，跌撲摔翻，一絲不亂，竟使譚大王在台上黯然失色。以至後來老譚兩次到滬，均不再貼演《搜孤救孤》這齣戲了。

孟小冬從父母口中聽到這些爺爺們的英雄故事和演戲才能，雖然朦朦朧朧，但她懂得他們都很有本領，不僅戲演得好，還助人為樂。特別對爺爺們攻打江南製造局所表現出來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不停地拍手叫好。爺爺們在舞台上，一個個身手矯健，翻滾跌打，行動敏捷；到戰場上又都是飛簷走壁，身輕如燕，短刀揮舞，所向無敵，真是了不起！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歷史滄桑和歲月洗禮，冬皇童年生活過的同慶街一帶，今天依然還保持著當年老城廂的舊有風貌。筆者曾對這一地段進行了短暫的尋訪。這裡有明代遺留下來的古城牆，就是冬皇童年常來練功的地方；榛嶺路上古色古香的慈修庵（菩提場），它是當年冬皇母親常帶她來燒香拜菩薩的清靜場所，庵內「大雄寶殿」香火旺盛，見有許多青年女子出家為尼，列隊合掌誦唸經文；萬竹街上潘月樵等出資創辦、專供貧家子弟免費讀書學戲的榛苓學堂（後改萬竹小學，今為上海市實驗小學），這所學堂曾培養出李瑞來、李桐森、李秋森、李如春、呂君樵等許多京劇人才。周信芳小時亦曾在這兒唸書，上午上學，晚上唱戲。據傳當年蔣介石兩個兒子蔣經國、蔣緯國，毛澤東兒子毛岸英等，也都曾在這所學堂讀過書。

當年上海伶人的行業組織——梨園公會（今已擴展併入慈修庵）等，均完好地保存下來，而且顯得格外富有生氣，令人流連忘返。而冬皇童年夜晚和鄰居家小孩一起玩耍捉迷藏時那狹窄的街道和街道兩旁雙層磚木結構的老式房屋，以及五光十色的地攤菜市、煙雜小店等等，均彷彿如同昔日一般。

如今上海老城廂四周的城牆、城門均已沒有了，不過只要翻開上海市區地圖或乘公交車，就會發現有這樣一些地（站）名，如小東門、老西門、小南門、大南門、老北門等等，這都是以前有城門的地方。而唯一保存下來的一段古城牆，近年來經有關部門加以修繕，已向遊人開放。

